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野猪王

沈石溪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

王泉根 主编

野猪王

沈石溪 著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野猪王 / 沈石溪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10-0555-7

I. ①野…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②儿童文学 - 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68114号

.....
书 名: 野猪王

作 者: 沈石溪

丛书策划: 梅 杰

责任编辑: 于婉青 边海玲 武华栋

插 图: 李海燕

总发行人: 俞晓群

执行发行人: 游安良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印 刷: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880×1230mm)

印 张: 7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555-7

定 价: 15.80元

(安徽银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全国独家发行)

.....
安徽智之虎文化、安徽银美文化常年法律顾问 / 安徽王良其律师事务所王良其律师

电话: 0551-5225555 邮箱: wliangqi@126.com

总 序

高洪波 王泉根

—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唐·孟浩然）现代中国文学已有百年历史，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也有百年历史。百年文学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精神领域的“胜迹”，引领我辈“登临”其上，一览文学“江山”的无限风光。

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时代，百年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走向世界，不但成为可能，而且已经十分必要。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越来越受到世界的聚焦与重视，持续升温的“中国热”、“东方热”、“汉学热”，正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越来越显出其应有的地位与价值。在每年举办的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与版权输出，都是其中的重头戏；中国作家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多批次的作家访问团，以文学的名义到世界各地交流文学；中国的著名高校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类型的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研讨会，同时派出教

授、专家出去访学；遍布世界各国的“孔子学院”，已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友好使者……所有这一切，都将“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作为关键词，其中也包括中国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深深植根于由甲骨文字传承下来的五千年中华民族的文化沃土，远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太古先民的神话图腾，承续秦汉以来农耕文明色彩斑斓的民间童话、童谣宝库，进入近现代，又以开放兼容的胸襟，吸纳以欧美为典型的外国儿童文学新元素、新样式，从而形成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从上个世纪初叶开始，经过叶圣陶、冰心、茅盾、郑振铎、丰子恺（第一代）、张天翼、严文井、陈伯吹、贺宜、金近（第二代）、任溶溶、任大霖、洪汛涛、葛翠琳、孙幼军、金波（第三代）、葛冰、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黄蓓佳（第四代）、杨红樱、汤素兰、薛涛（第五代）等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艰苦努力和智慧创造，今日中国儿童文学已蔚为大观，气象万千。

今日中国，以每年出版6亿册童书、零售市场动销品种8万多种、年销售额80多亿元人民币的骄人业绩，铸就了儿童读物出版大国的地位。这里面，儿童文学读物是其中的主要产品。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深受广大小读者的喜爱。如曹文轩的长篇小说《草房子》，10年间印刷了130次；杨红樱的校园系列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累计发行2000多万册；北京的《儿童文学》杂志，月发行量高达110万册，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纯文学刊物。可以肯定地说，

现在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黄金时期”，中国正从儿童文学大国向儿童文学强国迈进。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的传播形式，除了传统的纸媒图书，现在更有网络、电子书、音像、视频等多种形式。新世纪以来，各地开展的以儿童文学阅读为中心的“儿童阅读运动”方兴未艾，包括经典阅读、早期阅读、亲子阅读、分级阅读、班级阅读、图画书阅读以及“书香校园”建设等多种儿童文学传播途径与方法，使儿童文学真正走进亿万儿童的精神世界（中国现有3.67亿未成年人），极大地满足了孩子们选择、接受文学的途径和需要，使他们享受到了阅读的自由和快乐。

二

开放的中国需要融入世界，世界需要认识中国。别具特色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世界不同肤色的儿童也需要认识和感染中国儿童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编、出版、推广集合了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当今中国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已经完全具备了条件与可能。本丛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无疑有着多方面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首先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意义。

认识今日中国，当然既可以通过长城、故宫、兵马俑，通过京

剧、武术、大熊猫，也可以通过鸟巢、水立方、三峡大坝，通过两弹一星、高速铁路、载人飞船。但这还远远不够，还应通过深刻表现当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心理的中国文学；而要认识中国的未来发展，最好的方法则是通过中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儿童文学蕴含着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对话和价值期待。因而通过阅读当今中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既可以让世界看到今日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与精神面貌，他们的理想、追求、梦幻、情感与生存现状；又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如何通过儿童文学作品，体现出今日中国对民族下一代的要求、期待和愿景，今日中国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变革，对养成民族下一代人性基础的影响、濡染和意义。鲁迅说：“童年的情况，便是将来的命运。”阅读今日中国的儿童文学，自然可以折光地看出将来中国的趋势。

其次是世界儿童彼此打量、熟悉、牵手的意义。

童心是没有国界的。儿童文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因为这种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的写作，基于“共通性的语言”的写作。因之，儿童文学既是全球视野的，又是立足本民族文化的，既是时代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是艺术性的，又是儿童性的。儿童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们，正是在儿童文学的广阔天地里，一起享受到了童年的快乐、梦想与自由。中国孩子通过阅读古希腊神话、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汤姆·索亚

历险记》、《长袜子皮皮》、《哈利·波特》……认识了五洲四海不同地域文化的神秘、丰富和美丽；同样，世界各地的儿童，如果能有机会阅读中国的儿童文学，也一样能够认识和感受到古老中国的青春、深厚和美丽。这一套《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无疑为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打开了一道认识中国儿童文学的七彩之门，勾勒出了一条通往中国儿童精神天地的发现之路。

再次是世界各国儿童文学互相理解、认识、交流的意义，同时也为国内外比较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作品范本。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体现出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审美追求与时代规范，以审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语言的力量滋润感染了数代中国孩子，成为他们在“多梦的年代”、“多思的年代”最好的精神伴侣、精神钙质与精神食粮。与此同时，各国儿童文学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路径，但也有相当的一致性，毕竟儿童文学是为儿童服务的文学，而儿童问题最能显现出人类共同的利益诉求与基本倾向。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网络化的时代，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例如战争与和平，生态环境恶化与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拯救，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与素质教育，高科技带给人类的正面作用与负面影响等，不但是世界文学也是世界儿童文学所共同面临和所需要共同表现的当代性主题。中国儿童文学同样也把这些当代性的世界文学主题作为自己重要的表现内容，这在战争题材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

大自然文学中，都有充分的刻绘。

美国著名童话作家I.B.辛格认为：今天“虽然成人文学没落了，但儿童文学仍旧在为文学的传统、家庭的信念以及人性和伦理在苦苦做些许的保存”。坚守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美学理念，通过艺术的形象化的审美愉悦来陶冶和优化儿童的精神生命世界，形成人之为人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塑造民族未来性格，这是中国儿童文学根本的审美追求与价值期待，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能够走向世界、走进世界各国少年儿童精神领域的基础和前提。

三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虽然通过一些途径，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汇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版图；也有的作家作品还被欧洲著名出版公司签约版权，行销多国。但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能够真正进入欧美主流社会的还不多，进入国际市场的份额还非常小，走出去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即使被翻译出去，也是以单个作家作品的分散形式。因而世界文学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了解往往是“一知半解”、“一叶障目”，有时甚至是“一孔不达”。

正是有鉴于此，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央级的以对外出版中国儿童读物为立社使命的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依托今日中国儿童文学的强大作品优势，调动儿童文学创作界、理论界、出版界的多种

资源，以及中国翻译协会（中国外文局主办，徐迟、杨宪益、叶君健、萧乾、冯亦代、戴乃迭、爱泼斯坦、沙博理等译界大师都曾长期在中国外文局工作）的专业翻译家优势，由中国外文局组织、统领，并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大力配合下，高品质地选编、出版集合了当今中国最具原创力、影响力、号召力的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的《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这既是中国出版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向海外推介中国儿童文学，同时也承续了海豚出版社六十年以推介中国儿童读物为己任的外宣传统。

以“海豚”这一充满神奇魅力的海洋生物作为社名，这本身就有“海纳百川、气吞海天”的文化象征意义。海豚出版社的前身系外文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海豚出版社曾以外文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海豚出版社、海豚出版社三种不同社名，向国际市场出版了数千种外文版儿童读物，其中就有不少儿童文学作品。例如叶圣陶、丰子恺、张天翼、严文井、圣野、孙幼军等前辈作家作品，曾以八种语言由海豚出版社出版，向世界各国发行。今天，《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又由海豚出版社担纲出版，这实在是中国儿童文学之幸！

本丛书锁定的出版品质是：入选的作家作品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审美艺术创造的最高水平和成就；能够用“共通性的语

言”写作，一方面是基于童心的写作，另一方面是既有全球视野，又有民族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真实反映正面的中国形象、价值观，反映当今中国儿童的生活状态、生命状态，贴近儿童生活现实和心理现实；具有普世性与真善美，坚守儿童文学的价值理念，为未来一代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础。为了真实呈现入选作家的创作成就与艺术个性，本丛书均由作家自选作品，将其最优质的形象思维成果，贡献给中外少年儿童。

相信《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中、外文版），在深受中国孩子喜爱的同时，通过海豚出版社的精编、精印与海外传播渠道，也必能为不同肤色的外国孩子所欢迎。童心无界，文学有情。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正当其时，优秀作品必然能超越时空、惠泽四海！

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诗人、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高洪波文集》（八卷本）。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专家。

自序

西双版纳圆了我的文学梦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上海一条狭窄拥挤的弄堂里度过的。上海人满为患，自然就没有动物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我孩提时还是养过不少小动物——蟋蟀、麻雀、蝈蝈、金鱼、蝌蚪、小鸡、白兔……它们对我来说，不仅仅是有生命的玩具。我望着被囚禁在器皿中的小可怜，为它们受我的保护，为我自己有能力主宰它们的命运，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得意和骄傲。我是个天生有点腼腆的孩子，身体孱弱，在家庭、学校和小伙伴中，不是被忽视就是遭欺负，而在我所豢养的小动物面前，我却能扮演随心所欲的强者角色。我比周围的小伙伴更酷爱养小动物，现在检讨起来，大概在潜意识中是想弥补一种心理缺憾。

那时，我阿婆（奶奶）还活着，她老人家是位虔诚的佛教徒。她每每见我将小动物玩弄于股掌之间，便会迈动粽子似的一双小脚，颤巍巍地走到我面前，正色地说：“小心别弄坏了它们，它们也是一条命，前世说不定还是人投胎变的哩。人是不兴做坏事的，谁今生作了孽，阎罗王就让他来世变只蟋蟀。”我小小年纪听了这番

教诲，心里未免打鼓，我觉得自己虽然在家受父母训斥，在学校受老师指责，总比这些关在器皿中的小动物要活得好些。于是，碰到能做用针头刺破人家自行车胎，或用白水泥堵住人家房门锁眼这类很够刺激的坏事机会，我就咬着牙自动放弃了，为的是来世不变成蟋蟀。及至长大成人，懂得性染色体遗传规律后，我仍没勇气去做坏事，小动物任人摆布、凄凄惨惨的生存状态早已变成镌刻在我灵魂上的戒律，改也慢。

我九岁时，也不知中了什么邪，极想养一条猎狗。我想象我的猎狗有着黑白相间的毛色，起名叫花旋风，比梁山好汉李逵的外号黑旋风更响亮。我想象警察遇到一桩凶杀案破不了，是我的花旋风追踪气味，搜捕到了坏蛋。我想象有两个流氓包围我，要剥掉我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俗称剥猪猡，花旋风勇猛地朝流氓扑跃过去……再美丽的幻想也代替不了现实。现实是，上海不准随便养狗。即使允许养狗，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养活人尚且不易，谈何养狗？！父母没钱也没兴趣来满足我这个纯属孩子气的奢望。但少年内心的渴望是很难被湮灭的，买不起狗，我就花两角钱买了只小鸭子，发誓要把小鸭子培养成真正的猎犬。小鸭子没有伴，很孤独，就整天围着我转。我远远地打一声唿哨，它就蹒跚地跑过来了，活像一条能辨识主人并和主人亲近的狗。我着手训练它的嗅觉跟踪，我将一条小鱼在它扁平的鸭嘴前晃悠两下，然后藏进瓶瓶罐罐组合的破烂堆里。小鸭子被饥饿催逼着，毛茸茸的脑袋一伸一缩作嗅闻

状，慢慢接近破烂堆，用蹊掌在瓶瓶罐罐之间扒扒，竟然把小鱼翻出来并啄食掉了。我心里乐开了花。当然，它毕竟是小鸭子，我把小鱼稍稍藏得远些或藏得严实些，它就无能为力了。改变动物的品性，也绝非一个九岁的孩子所能完成。但我并不气馁，一次又一次地趴在它面前，嘴里汪汪汪发出狗吠声，给它做榜样、示范，企盼它能改变嗓音……后来，小鸭子病死了，我用只小木匣装殓了它，埋在街心花园，还用小木片做了块墓碑，认真地写上：鸭子猎犬花旋风之墓。

这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我用透明的童心写就的第一篇动物小说。

说来也奇怪，我最近几年所写的好几篇动物小说都是围绕着改变动物品性这个命题来构思故事的。例如在中篇小说《牝狼》中，白莎为使半狗半狼的儿子变成纯粹的狼而奋斗；中篇小说《红奶羊》中，母羊先试图改变小狼崽的食谱，后又努力扭转羊儿惧怕狼的本性；长篇小说《狼王梦》中，母狼紫岚耗费大量心血，企图使狼儿克服自卑等。我自己觉得这和我童年期想把一只小鸭子驯养成猎狗有着某种联系。这也许是一种创作情结，也许是年纪大了，爱追忆往事，想圆孩提时没做完的梦。

1968年我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时的上山下乡运动。当时我们这批知青有黑龙江、吉林、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去向可供选择。我报名去了云南，唯一的理由是云南是动物王国，我想养一条真正的猎犬。命运成全了我。我在西双版纳一个寨

子插队落户，并住进一位名叫波依嫩傣族猎手的竹楼里。波依嫩有两个含苞欲放的女儿，由于语言障碍，他误认为我是政府“送货上门”的候补女婿，不仅教会了我捉鱼、盖房、犁田、栽秧等一些基本农活，还很热心地教我怎样做弩弓，怎样削竹箭，怎样做逮雀鸟的金丝活扣，怎样在野兽出没的小路上埋设捕兽铁夹。他养着一条黑狗，高大凶猛，敢只身闯进山洞朝土豹子吠咬，还很机警，波依嫩的女儿下河洗澡，都由它担任警卫，任何男性公民休想靠近去占着便宜。我当然极想和它交朋友，遗憾的是，这畜生始终对我抱有成见，我拿肉喂它，它照吃不误，我想伸手摸摸它，它却翻脸不认人，朝我龇牙咧嘴作扑咬状。有一天半夜我站在竹楼阳台上向下撒尿，这狗娘养的竟闷声不响朝我冲来，张嘴就作流氓咬，要不是我躲得快，以后履历表性别这一栏还不知该怎样填写呢。就因为它老用一种狱卒监视囚犯的眼光盯着我，才害得我插队三年上门女婿始终停留在候补阶段而没机会转正。我至今想不出我在哪里得罪了它，也想不通它有什么理由对我刻骨仇恨，只有一种解释，这是条公狗，同性相斥罢。这野蛮下作的畜生破坏了我心目中猎狗的美好形象，使得我对狗的感情变得疙疙瘩瘩。数年后，落到我笔下的狗的形象也因此而变得自相矛盾。我写了《第七条猎狗》、《退役军犬黄狐》、《野狗》等小说，赞扬狗的坚贞忠诚；我也写了《牝狼》，借狼之口对狗进行奚落嘲讽。回想当年我写《牝狼》时，每每写到狗的弱点，我就有一种复仇的快感。妻嘲笑我没雅量，怎么跟狗过不

去。冷静想想，我是人，它是狗，不该跟它一般见识，对它宽容才表现出人的优越、人的高妙、人的超脱、人的伟大。可我又一想，我确实有许多方面比狗要高明得多，但在爱和恨这个最原始也是永恒的问题上，我不见得就一定胜过狗。推而广之，许多动物在感情的浓度和烈度上都优胜于人类。随手举个例子，中国有句古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衫，衣衫者，想脱就脱，想换就换；而一对黑头鹳，雌的死了，雄的常常会忧郁而亡。起码在黑头鹳的婚姻观中，没有妻子如羽毛之一说。正因为动物世界里有许多行为规范对人类具有警戒、启迪的作用，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识自身，动物小说才被读者承认接受，并成为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

插队期间，我经常跟着房东波依嫩老猎人上山打猎，打猎是一项血腥味很浓的很有刺激性的活动。我亲眼看见：公斑鸠被金竹箭射落后，母斑鸠飞到我们头顶屙屎；母灵猫被铅弹射中胸膛后，拼出最后一点力气朝它的窝相反的方向奔跑，因为窝里还有一对小宝贝；一群长着锋利獠牙的野猪被两只老虎看管着，成为虎的肉食仓库而无所作为；一头公象掉入捕象陷阱，象群围着陷阱哀嚎三天后，闯进附近一个山寨，踏平所有的房屋，这才离去；枪把大青猴从树冠打掉在地，走近前去一看，大青猴一手捂住肚皮上的伤口，另一只手向我们作摇手状……有时我们走得远了，当天回不了家，就在山上烧堆篝火过夜，波依嫩就会聊出一大箩关于打猎的故事来，有些离奇得就像童话，可他却赌咒发誓说是真的。可惜，那时

我压根儿没想到将来会写动物小说，对那些稍稍做些文字润色工作就能成为一篇好小说的故事不曾留心记录，听过也就算了，现在再要回忆颇觉困难。需要声明一点的是，我虽然多次涉足猎场，却从未亲手射杀过一只猎物，倒不是我菩萨心肠，而是我枪法太差劲，只打得中地球。

三年的知青生涯，使我熟悉了热带雨林，也熟悉了众多的野生动物。上山下乡运动使得整整一代青年荒废了学业，耽误了青春，给亿万个平民家庭带来了生离死别的悲痛，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但就我个人而言，却因祸得福获得了从事动物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最终圆了我的文学梦。